

傅雷家書

[illegible]

傅雷家書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傅雷家书:精选注释本 / 傅雷著;傅敏编.

—天津: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8.4(2011.6 重印)

ISBN 978-7-80688-373-0

I. ①傅… II. ①傅… ②傅… III. ①傅雷(1908-1966)—书信集

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2691 号

出版发行: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出版人: 项新

地址: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

邮编: 300191

电话传真: (022)23366354 23075303

网址: www.tssap.com

印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90 × 1240mm 1/32

印张: 10

字数: 220 千字

版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2 版

印次: 2011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

定价: 20.00 元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日，傅聪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独奏会。一如既往，会场上坐满了心仪演奏家超卓琴艺的听众，屏息静气中，期待着钢琴诗人的演出。

傅聪出场了，颀长的身影，在如雷掌声中，缓缓地，凝重地，一步一步走向钢琴，然后，又缓慢地，庄重地，扶着琴边，坐了下来；接着，他聚精会神，舒展双手，开始弹奏，一片洋溢诗情的乐韵琴声，迅即流泻出来，如清泉、如甘露，滋润了每一位听众的心田。

那天，傅聪弹奏的是德彪西的《英雄摇篮曲》、海顿的《C 小调第 33 奏鸣曲，作品 Hob XVI:20》、萧邦的《三首马祖卡，作品 59》与《升 F 大调《船歌》，作品 60》，以及舒柏特的《降 B 大调奏鸣曲，作品 D960》。这些精致优美而又成熟复杂的乐曲，在演奏家倾注了生命力的演绎下，显得如梦如幻，如诗如歌，既活泼又典雅，既抒情又激昂。

演奏完毕，钢琴家再次扶着琴边，慢慢起身致意，徐徐步入后台。听众再次以如雷掌声，要求“再奏一曲”，傅聪亦不负众望，加奏一阙，令全场听众如痴如醉，尽兴而归。

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超水平演出，一切都完美无瑕，唯独演奏家的行动似乎显得特别迟缓，“毕竟是岁月留痕了”，有的评论家事后说。

那天，众人只看到台前的精彩演出，而不知台后的动人故事。原来，傅聪在来港演奏前不足一周，不慎在成都机场摔了一跤，导致右边两根肋骨断裂，其痛楚可想而知。但是为了承诺，为了信誉，为了对艺术的追求与执著，他仍然坚决扶伤来港，忍痛演出。十二月二日在场聆听的观众，可有人知道钢琴家在琴键上十指如飞的演出时，每一个音符的弹奏，每一下指键的接触，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，忍受了多大的痛苦，才换取得来？

演奏完毕的台后，演奏家热汗淋漓，渗透了捆绑身上的医疗背心，这是国内医院为傅聪伤后特制的护甲。就是戴着这样的护甲，他坚持来港，坚持练琴，坚持演出且不让人知道实况。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，这是钢琴家身体力行的人生价值，早在当年父亲傅雷给他上第一课《论语》时，已深植心中。的确，对傅聪来说，艺术的大任既然放在眼前，个人的伤痛早已置诸脑后了。

曾经有人说，翻译是“戴着镣铐起舞”，那么，那天亲眼目睹的却是演奏家“戴着镣铐奏乐”。于是不由得不想起，傅雷与傅聪，这身为翻译家与演奏家的一父一子，在心灵上、精神上、思想行为上，真如一双互相映照的镜子，他俩之间的交流与共鸣，早在《傅雷家书》的字里行间已展露无遗了。

《傅雷家书》所刊录的，乃是傅雷与傅聪之间自一九五四至一九六六年间的书信。当年，这批书信，只是父与子之间的私人函件，执笔者从未想到日后会刊行成书，且风行各地，然而这毕竟不是寻常父子之间的闲话家常，而是两位特殊艺术家之间的心灵对话。

我们所看到的，除了为人父者对国外游子的无尽思念，无限悬挂，还有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的民族大义，蓄满特殊一代共同记忆的时代反思。我们看到的，更是对文化的传承，对艺术的追求。艺术在最高层次上，是超越民族、不分畛域的，而吾人对生命的礼赞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与追求，也是永无止境、亘古常新的。正因为如此，《家书》中所体现的，不仅是人间的挚爱与关怀，也是超越生命 (Larger than life) 的气魄与胸襟。

《家书》中所充盈的，是对自由的向往，对真理的追寻。父子之间共同呈现的乃是奔放的热情，激越焕发的生命力。傅雷曾经要求儿子“先做人，再做艺术家，……最后才做钢琴家”，他希望傅聪成为一位“德艺俱备，人格卓越的艺术家的”，而今时今日我们看到的傅聪，的确已体现了《家书》所言的精神，不负父亲当年的期望——他的思想境界如此成熟丰沛，而艺术生命却是年轻而活力充沛的。

当年的傅雷，身处斗室，而心系家国，甚至遍及文化、艺术以及全人类的命运，这一切，都不会老，不会过时，不会因三五十年的光阴而变得褪色苍白。傅雷出生于一百年前，如目前仍然在世，已是一位白发幡然的世纪老人，无奈一九六六年那场时代的狂风骤雨，摧折了这棵枝叶扶疏的苍翠大树，如今，树已不在，然而它的影响力，却通过译著与家书的出版，而越来越强，历久弥新。

《家书》撰写于五十年前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却在一代又一代有良知、有深度的读者心目中，如惠风吹拂迎风悬挂的风铃般，拨动了无数敏锐的心弦，使千千万万读者为之感悟、为之动容，为之一读再读，而每读必有所获。

傅聪曾经说过，傅雷童年时由寡母带大，在浦东乡下，孤独寂寞，

偶尔看到窗外，春天时有一只蝴蝶飞来，已是童年最美的回忆了。如今，一个世纪之后，在众声喧哗、繁嚣扰攘的闹市中，却有许许多多既温柔又善良、既朴素又深刻的赤子，在争名逐利、追求物质的混沌中，力求众醉独醒而深感彷徨，但愿《傅雷家书》，犹如翩翩蝶影，能飞入千家万户的窗棂，慰藉落寞无告的心灵，为他们洗涤尘垢，点燃希望，激励他们对生命的真谛，重新探索与追寻。

《傅雷家书》把诞生于百年前的翻译家那一生的人品译德，铮铮风骨，披露在读者面前。假如当年没有文字的记载，就没有记印，没有传承，而傅雷与傅聪、傅敏父子之间的交流与共鸣，就如截断线的残迹，难以留存。感谢傅氏昆仲，尤其是傅敏多年来孜孜不倦、钩稽史料，才使《家书》得以今日的面貌，呈现于世。

《傅雷家书》早已于一九八一年结集出版。自刊行以来，历时二十八载，先后印制七版。我曾经应邀为英、法文家书中译，也为全书所涉外文译注，因此，对全书来说，既是忠实的读者，也是参与其事的译者，这双重身份，使我对《家书》精选注释本的刊行，更感到由衷的喜悦，特为之序。

金圣华

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七日

目 录

《傅雷家书》精选注释本序言 金圣华	00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不是前言的前言:傅聪家信	007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傅雷夫妇给孩子们的信

一九五四年	025
-------------	-----

一九五五年	075
-------------	-----

一九五六年	109
-------------	-----

一九五七年	129
-------------	-----

一九五八年	140
-------------	-----

一九五九年	144
-------------	-----

一九六〇年	148
一九六一年	171
一九六二年	226
一九六三年	259
一九六四年	271
一九六五年	287
一九六六年	306
代跋 读家书,想傅雷 楼适夷	312
编后记 傅敏	320

第一通

亲爱的敏弟：

首先让我对你道歉，隔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，我前不久是给你写了信的，可是我没有寄，因为我的心情非常坏，写的信尽出错，自己看了也讨厌。

我十月三十日才回到华沙，在莫斯科最后给拖住为苏中友协成立大会演出了。回来初期因为想到又要开会等等就心烦得要命。我太渴望着要投入到音乐中去了！最近我已正式开始工作，在弹 Prokofiev [普罗科菲耶夫]、Shostakovich [萧斯塔科维奇] 和 Schubert [舒伯特] 的 Sonatas [奏鸣曲]，都是新的，兴致很高，成绩很不错，所以我的心情也好多了。

国内的生活和国外的太不同了，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，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，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，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，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，不然就会干枯掉。我是还有许多问题想不通的，我现在也不愿去想，人生一共才几何，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，才能问心无愧。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，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，我可受不了，我的艺术更受不了。

在苏联的演出非常成功，在列宁格勒简直是轰动，特别是 Prokofiev [普罗科菲耶夫]，得到了最高的评价。节目单我要不到多的，一份寄到家里去了，苏联方面答应以后给我补寄，等有了再给你寄吧。

.....

我现在需要安静，我希望少一点人事的接触，这样好一点，我要安心工作。说老实话，我实在没有心思去解释什么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

妈妈的信附上，谢谢你，我没有什么意见。

也许我的信很奇怪，也许有一股狂妄的味道，可是我自己觉得问心无愧，我不过是希望孤独一点，我要到音乐中去，不然我就不能问心无愧。再谈了，祝你好，不要为我的信不高兴！

聪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

第二通

亲爱的爸爸妈妈：

整整两个月没给你们写信了。心里其实常常挂念着，可是提不起笔来。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也不好，我不愿再给你们添增烦恼。我心里一直没有能完全平静下来，究竟是因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，有的时候有一种万事皆空的感觉，沉重得很。最近有一个时期心情又特别坏，工作也不上劲，所以我就写不出信来。这几天安心了些，又开始好好上劲工作了。前天收到妈妈来的两封信，[系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两信。]我心里更难过，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，我能说些什么呢？

回波兰以后开了两次音乐会，一次在克拉柯夫，一次在洛兹。克拉柯夫弹的 Handel [韩德尔] 以及 Honegger [奥涅格] 的 *Piano Concerto* [《钢琴协奏曲》]；洛兹弹的 recital [独奏会]，节目是 Schubert [舒伯特] 和 Prokofiev [普罗科菲耶夫]，寄上节目单。音乐会的成績都不错，评论都好。最近练 Bartok [巴托克] 的 *Piano Concerto No. 3* [《第三钢琴协奏曲》]，快练出了，不久可能演出。

杰老师对我爱护备至，他有时与我讨论音乐问题，简直不把我当学生，而当做朋友，使我感动极了，新年是在他家里过的。

.....

至于说到作曲家，我最近最喜欢的第一是巴赫，巴赫太伟大了，他是一片海洋，他也是无边无际的天空，他的力量是大自然的力量，是一个有灵魂的大自然，是一个活的上帝。是巴赫使我的心平静，其实巴赫的虔诚没有一点悲观的成分，而是乐观的，充满了朝气，同时却又是那样成熟，那么有智慧。我每天早上起床，一定听一点巴赫的音乐，它好

像能使我增加工作、生活的信心。

舒伯特,我仍然迷恋他,他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世界,我最近弹的 *Piano Sonata in a min* [《a 小调钢琴奏鸣曲》], 即 Richter [李赫特] 在上海弹过的,自己弹了才越来越觉得它的伟大、深刻和朴素。

我也开始认识了萧斯塔科维奇。真是了不起的作曲家,我这儿有他的第一、第五和第十等三个交响曲,小提琴协奏曲和三个四重奏(第三、第四和第五),我最喜欢他的四重奏。他是近代作曲家中仅有的真正的音乐家之一,他写的都是音乐,他不为新奇而新奇,一切都出之内心,而且在他的音乐里,能找到一种深刻的信仰,像在巴赫、贝多芬身上可以找到的那种。他的四重奏极有深度,同时他又有些与莫扎特相通之处,有的时候是那么天真妩媚。

除了音乐,我的精神上的养料就是诗了。还是那个李白,那个热情澎湃的李白,念他的诗,不能不被他的力量震撼;念他的诗,我会想到祖国,想到出生我的祖国。

我的信会使你们高兴吗?我希望是这样。爸爸心烦的时候,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的,还是艺术能使人宽心。不多写了,祝你们高兴起来,身体好。

你们的孩子

聪

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

同时寄出一包信(爸爸来信), [即母亲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信中交代的事。] 一包节目单。

第三通

亲爱的爸爸妈妈：

我又好久没给你们写信了，当然心里常常是在挂念着的。今天收到你们的来信，很高兴，知道大家都平安，心里也就安了。

最近工作颇上劲，上星期在 Bydgoszcz [贝德戈什奇] 演奏了 Bach [巴赫] 的 *Piano Concerto in A* [《A 大调钢琴协奏曲》] 和 Schumann [舒曼] 的 *Piano Concerto in a min* [《a 小调钢琴协奏曲》]，指挥是捷克人，叫 Tinsky [津斯基]，到中国去过，大概就是那一位五六年在我的音乐会以后指挥上海乐队的，他不是一个什么独特的指挥，可是个很 solid [扎实] 的 musician [音乐家]，跟他合作得很好。

巴托克的《第三钢琴协奏曲》也早已练出了，不久大概将演出。Shostakovich [萧斯塔科维奇] 的 *Sonata* [奏鸣曲] 也练出了。三月六日在学校里将有一次汇报演出，我将弹 Bach [巴赫] 的 *Sarabande et Partita* [《萨拉班德和帕蒂德》]，这是一个 variation [变奏曲]；Shostakovich [萧斯塔科维奇] 的 *Piano Sonata* [《钢琴奏鸣曲》]；Schubert [舒伯特] 的 *Piano Sonata in a min* [《a 小调钢琴奏鸣曲》]；和 Prokofiev [普罗科菲耶夫] 的 *Piano Sonata No.5* [《第五钢琴奏鸣曲》]。

最近工作成绩都还不错。

我想要练 Stravinsky [斯特拉文斯基] 的 *Capriccio* [《随想曲》]，真是很妙的作品，可是很难，主要是记忆难。萧斯塔科维奇已经够我受的了。最近我算了一下，在我的保留曲目里已经有二十支协奏曲了。

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 Philhamonia [爱乐团体] 写信给杰老师，

邀请我明年三月去演出,杰老师及学校共同写了一封信给使馆,征求他们同意,一直没有回信。学校及杰老师当然是竭力主张我去的,后来杰老师又写了一封信去使馆,隔了几天,接使馆回音,说国内回复要比比利时方面直接写信去音协。我不懂究竟为什么要兜这些圈子,难道文化部不能决定,倒要音协来决定吗?

杰老师为了我,希望我能出去演出,花了不少心血,他一片热心,同时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机会为他争一分光,可是恐怕我们的领导很难体会他的这种心情吧!听说,曾有许多国家通过波兰的 Agency of Artists(文化交流组织)邀请我去演出,如伦敦、巴黎等。虽然波兰学校方面、音乐界方面都是主张我去演出的,但却无法解决。前几天遇见南斯拉夫全国演出协会的负责人,他说曾好几次向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,但根本无回音。我想起在莫斯科曾遇见保加利亚文化部的一位处长,也说曾无数次向中国驻索菲亚大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,但从无回音。这些事情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。我想置之不理,似乎并非我国外交上的传统!

Anosov [阿诺索夫] [一九〇〇至一九六二,前苏联著名指挥家、音乐教育家,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(一九一七至二〇〇一)的老师]前星期去华沙演出,提起说苏联的国家交响乐队今年五月将去华访问,他很希望我能去和他们合作演出。他们去中国的时间一定不短,我若是五月底或六月初赶回国,还来得及。

前几天高教部长杨秀峰来波兰,连着几天我们大家都忙着开会听报告,以后要上政治课了,会恐怕是要更多了。

部长找我单独谈了话,对我颇有指责,说我骄傲,脱离政治,说起我在苏联时曾为了广播发脾气。事实上,是我在那里录音后,讲好了要

听一遍,选择一下,最后再决定;约好了几次,电台方面都失信,害得我跑了好几次,我便有些火,在回来的路上,在翻译同志面前表现得很气,结果中国同学就反映到上头去了。当然,这样我是不对的,另一方面,可见做人该如何小心。杨部长谈话时态度诚恳之极,使我不能不感动。后来我提起阿诺索夫的建议来,他倒表示颇为热心,说这是可以的。

其余就没什么可写的了,和声课进展尚快,练习很多,很需要花些时间,另外,我也去上了 Musical Literature [音乐文献] 的课,我上的是三年级的课,专讲现代音乐。

再谈了,祝你们健康、愉快。

几

聪 上

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

寄上节目单等。关于国内音乐界也下乡劳动的情形,望来信告知。我无法理解钢琴家去劳动以后怎么办? 难道改行?

第四通

亲爱的爸爸妈妈:

我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给你们写信的,反正很久很久了。我始终没有心情提笔,国内和国外迥然两个世界,要寻找共同的语

言并非那么容易。对于一个学音乐的人，心情的平静是太必要了，否则什么也干不成，所以我宁可暂时和国内那个世界隔得远些，至少争取把最后这几个月好好的利用。

今年六月底使馆找我谈话，说国内意见要我立刻回国（在那以前，一点也没有跟我提过回国的事），我说我没有意见，但希望使馆与波方商量。杰老师很伤心，他和校长给使馆写了信，希望至少考了毕业再回去，希望到明年二月，使馆又找我谈，我说我争取十一月以前考毕业，使馆才同意了。

最近就是练琴，我又参加 Duszyni [达什尼比] 的 Festival [音乐节]，节目是萧邦的 *Andante Spianato and Grand Polonaise* [《平稳的行板和大波洛奈兹》]，10 *Mazurkas* [《玛祖卡》]，4 *Ballads* [《叙事曲》]。节目很重，全是最近练的，连 Bis [加奏] 的曲子都是新练的。现在马上要练 Beethoven [贝多芬] 的 Sonata [奏鸣曲]，要干的事多着呢，我想弹 Brahms [勃拉姆斯] 的 *Piano Concerto* [《钢琴协奏曲》] 考毕业，不知是否来得及。

我就是练琴，忙得很，将来的事想得很少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了，希望你们别为我担心，马家我写过两封信去，并无回信，不知是没收到还是生我的气。

祝你们身体好，心情愉快。

儿

聪 上

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